

我的攀钢情怀(下)

往事

□杨杰

不忘初心续情怀

1990年8月,在结束了4年的秘书生涯后,公司安排我先后去了综合计划处、国贸公司、(香港)攀港有限公司等工作。

在国贸公司工作期间,攀钢出口产品总量及创汇规模屡创新高,成为四川省对外贸易的一面旗帜。特别是钢轨出口,我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说尽了千言万语、走遍了千山万水、千方百计想办法之后,钢轨出口规模跨上了新的台阶,终于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2000年至2002年,攀钢曾连续遭遇4起美国的反倾销诉讼。攀钢决定由国贸公司牵头,积极应对,全力以赴,力求胜诉。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这场历时13个月的反倾销诉讼案中胜诉。这是攀钢在国际贸易诉讼中的首胜,极大地提振了攀钢人的士气,也为国内其他钢企应对国际诉讼树立了榜样。

两赴香港谱新篇

1992年10月至1998年6月、2003年6月至2007年7月,我受委派两次赴香港攀港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副总经理

和总经理。

按照国家和四川省及攀钢的要求,攀港公司是内地与香港、四川与香港经贸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攀钢开拓发展的窗口和桥头堡,其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我们的积极打拼,成功规避了香港禽流感、非典(SARS)及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经营规模和绩效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公司对外影响力日益增强,攀港公司因此在香港同业及四川省各驻港公司中都小有名气,多次受到攀钢公司和省市领导的表扬。

2007年7月,我第二次调回本部,正式结束了在港工作的日子。两次派驻,两次调回,这在攀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许多朋友对此都非常不理解。的确,当时我正值黄金年龄,以我的工作经历和能力,确实有很多机会留在香港,或去其他公司和企业、或应朋友之邀合伙创业等等。在这个时候,我遵令调回,就像当年大学毕业毅然选择攀钢一样,义无反顾。我的攀钢情怀告诉我,是攀钢培养了我,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我必须对得起良心,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探索分子公司董事会运作新模式

自2007年调回到本部后,集团公

司先后安排我担任了三个分子公司的董事长和一个分子公司的董事,对我来讲全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那时候攀钢是国务院国资委选定的二十几家董事会试点单位之一,在集团公司层面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之后,攀钢也开始选定部分分子公司作为二级单位董事会试点,以期形成集团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分子公司董事会模式。

但由于各种原因,上下左右对分子公司董事会建设存有较大分歧,致使无法真正贯彻执行分子公司董事会工作总则和细则等,造成分子公司董事会与经营层等职责划分不够明晰,分子公司董事会工作无所适从。经过不懈努力,我对所任分子公司的董事会建设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工作,并多次向集团公司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实施方案。

天道酬勤,最终集团公司采纳了我和经营层共同提出的建议,对我所任董事长的眉山冷弯公司专门出台了特别管理办法,使得眉山冷弯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运作趋于规范,成为当时存续的分子公司董事会运作较好的单位。眉山冷弯公司因此获得了较好较快的发展,经济效益得到了持续稳定的改善和提高,多次受到集团公司的表彰。



繁花。(余莉 摄)

威虎山上学医

□周学东

1970年,我正在烂泥田中学上课,突然攀钢炼钢厂的人到学校找我,说家里出事了,让我马上到攀钢医院。当时的攀钢医院在烂泥田中学的山顶上,走大约10来分钟就到了。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在那里了。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是炼钢厂的值班厂长,那天得知炼钢高炉出现煤气泄漏事故,他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本想查明原因,结果也因煤气中毒从高台上掉下来,七窍出血,紧急送到攀钢医院。

看到医院一群医务人员正忙着抢救,一位年龄稍大点的男医生,估计是院领导或科室主任对我们说:“病人非常危险,要马上进行开颅手术探查,这个手术的死亡率高,需要家属签字。”母亲带着我去看了躺在抢救台上的父亲。母亲坚定地说,坚持抢救,但不做开颅,死活与医院无关。当时攀钢医院刚刚组建,医疗水平有限,这类手术也开展不多,预后很难预料。在家属的坚持下,医院只按常规处理,没有做

开颅手术,等待奇迹发生。在昏迷了大约一周后,父亲醒了,但智力严重退化。他醒来后又到医院住了大约1个多月,就回到弄弄沟席棚子的家里休养,但每周要到医院打一次针。

每周陪父亲到医院打针就是我的事。因为是工伤,炼钢厂派车送。由于单位任务多,车又少,经常是上午送到医院,下午或傍晚车子才顺路接我们回弄弄沟,有时不得不带点馒头和一壶水,有时我在学校蒸好饭,中午下课跑到医院,陪着父亲吃饭、等车。那时,我经常迟到、请假,好在学校知道我家的情况,也理解我。后来,我设法买了注射器,在家煮了消毒,学着给父亲进行肌肉注射。这样只需要每个月到医院开药,回来自己注射。父亲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中。

一天,我非常正式地告诉父母,改变自己学习历史学的志向,改学医!

1971年,我初中毕业,由于烂泥田中学没有高中,不得不到离弄弄沟很远的地方——密地读高中。当时只有密地中学新设高中部,师资严重缺乏,高中班只有几名同学。学校就设

在铁路边,学生席棚子宿舍紧挨铁路隧道,也没有食堂,学生们要自己煮饭。在密地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同学走得只剩下3人,后来我也离开了。

1972年春,正值建设高潮,攀钢内部铁路建设工程很急,攀钢号召所有的人,包括学生、家属投入建设,到铁路工地上砸修建铁路需要的道碎石——就是把大石头砸成大小差不多的石小头,上面再铺铁轨,保证火车行驶时散列车荷载能量、缓冲震动传导、保持轨道几何形态稳定性及快速排水。我正好从密地中学回来在家,接到号召就去了。我每天早上带上草帽、小板凳、水壶、干粮,还有帆布手套、稻草圈(就是把石头放在圈里再砸,避免石渣飞溅),跟着大队伍到铁路建设工地。手上的血泡起了一层又一层,但我从不叫痛叫累,几个月下来,手上的老茧厚厚的,看到自己砸的石头铺在铁路上,载着铁水钢水、铁渣钢渣的火车行驶而过,那自豪的感觉只有劳动者知道。

随着攀钢建设的提速,缺医少药的问题非常严重,攀钢决定自己办卫生学校,地址选在南山,当时这里光秃秃的,被称为威虎山。攀钢就在威虎山上搭起席棚子,开始举办卫生训练班,培养急需的医护人员,包括护士、助产士、药剂士、放射士4个专业,一共招收了200多位学员。我虽年龄不到16岁,但因父亲是工伤,特招进了卫校,学习护理专业。

我在威虎山上学习了一年后,分配到位于烂泥田的攀钢医院,在医院的多个岗位工作锻炼,先后在消毒供应室、门诊注射室、急诊室、普外病房、骨科病房、手术室等工作过。后来我还参与了攀钢医院搬迁的全过程。

时光荏苒,但那一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永远难忘。

(作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米易马鹿寨望夫崖》 李红松

金沙评论

时光的刻度,乡愁的容器 ——简评杨开连的《老井》

□罗松

井是当年井,水清还透明。乡邻多不识,玩伴了无声。

杨开连的五言绝句《老井》,仅寥寥二十个字,却如一枚镌刻于岁月岩层上的印记,以其凝练到近乎冷峻的笔触,精准地刺中了当代人心中最隐秘的痛点——关于故园、关于时间、关于无可挽回的消逝。

全诗的核心意象“井”,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载体。它既是物理空间——乡村生活的中心,又是维系生命的源泉,更是精神世界里的“原点”,承载着乡邻交往、童年嬉戏的集体记忆。诗人开篇“井是当年井,水清还透明”,以极其朴实的白描手法,确立了一种“物是人非”的叙事基调。井的物理属性似乎未变:它还是那口井,水依然清澈见底。这“不变”的强调,恰恰是为了更强烈地反衬那紧随其后的“巨变”。那清清的井水仿佛是一面时光的镜子,照见的却不是当年的景象。后两句“乡邻多不识,玩伴了无声”,便是这巨变的核心,也是全诗情感冲击力的所在。诗人没有铺陈离别的场景,没有描绘村庄的荒芜,甚至没有一句主观的抒情,仅仅用了两个最日常、最直接的观察。一是“乡邻多不识”。那曾经熟悉的面孔,热情的招呼,家长里短的寒暄,如今已被陌生的目光所取代。而且,这“不识”是多向的,既是回乡人对故土的“不识”,也是“乡邻”对游子的“不识”,更是故土对游子的“不识”,与贺之章的《回乡偶书》中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揭示的是人口流动、代际更迭、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瓦解所带来的深层隔阂。二是“玩伴了无声”。童年的欢笑、追逐打闹的喧哗,井台边的秘密,都归于了“了无声”三字,沉重得令人窒息,这是更深层的失落。它不仅指玩伴们或离散、或老去、或作古的物理缺席,更象征着那段纯真无邪、亲密无间的时光、情感联结的彻底断裂。

整首诗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巨大的反差与张力。永恒之物与易逝之情的对比:坚硬的井石、清澈的井水仿佛凝固了一般,而围绕它的人和事,如乡邻、玩伴,却如流水,早已消失;表象的平静与内核的汹涌:语言极其平静克制,近乎不动声色地陈述事实:井还是那口井,而且清澈透明,只是人已“多不识”了,有的甚至已经“了无声”了。然而,这平静下面涌动的却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般的惊涛骇浪。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正来源于这冰山一角式的表达;有限的具象与无限的留白:诗人只选取了“井”“水”“乡邻”“玩伴”这几个核心意象,却通过它们之间关系的巨变,如从熟悉到不识,从有声到无声等,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时代变迁图景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巨大的留白让读者得以代入自身经历,引发强烈的共鸣。

《老井》的深刻性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怀旧,触及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乡愁困境”与“身份焦虑”,其表现如下:记忆锚点的失落。那口不变的“老井”,是记忆得以安放坐落。当围绕它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崩塌,记忆便失去了依附的实体,成为漂浮的碎片。归乡者面对“多不识”的乡邻和“了无声”的玩伴,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时间暴力的呈现。诗中的时间不是溫柔的流逝,而是带着摧毁性的力量。它不动声色地抹去了熟悉的人与事,只留下一个徒具其形的“老井”。清澈的井水映照出的,是时间冷酷的“透明”;城市化与乡土消逝的缩影。这首诗是无数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中变迁、乃至消亡的一个缩影。人口的流失、传统人际关系的瓦解、童年场景的湮灭,都浓缩在这口沉默的老井周围。

总之,杨开连的《老井》,以最简约的形式承载了最深沉的情感与最宏阔的时代命题。它是一首关于“失去”的诗,如同一个永恒的“问号”,矗立在记忆的废墟之上,无声地拷问着关于归属、关于变迁、关于生命如何在时间洪流中自处的永恒命题。

金沙水拍



攀钢卫训师生合影。(李节 供图)